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五十九

明 馮琦馮瑗 撰

武功類五

弭盜二十九則

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弘言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上下其議吾丘壽王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

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内抏敝巧詐並生是以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意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

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
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内日化方外向風然而盜賊猶
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
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
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
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
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
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

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安帝時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尚書陳忠獨以為憂上疏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

刧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至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踞蹐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淩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擾

誅咎皆由於此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求事自今彊盜為上官若他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為詔文切勑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寛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涌為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爕

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誡

順帝時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象林蠻區憐等不克為所攻圍帝召公卿百官問以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兖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駮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廹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

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

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冦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故幷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又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為泰山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

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靈帝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劉陶上疏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言安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阸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

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絶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揺威之不來呌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絶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氷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侵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

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

交阯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賈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遥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

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晉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杜
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
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耶貢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斂容
下腳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為信貢遂降於侃弢
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
平
謝琰以資望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為武備諸將咸諫

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苻堅之衆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既而恩寇浹口進及邢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邢浦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至會稽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為帳下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桓恐郡民復應恩殺男女數千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

將軍高雅之拒之

北魏主嗣以郡縣豪右多為民患悉以優詔徵之民戀土不樂内徙長吏逼遣之於是無賴少年逃亡相聚所在寇盜羣起嗣引八公議之曰朕欲為民除蠹而守宰不能綏撫使之紛亂今犯者既衆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拓跋屈曰民逃亡為盜不罪而赦之是為上者反求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王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之較勝負也夫

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為兩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嗣從之遣將軍于栗磾將騎一萬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

荊州巴氐擾亂魏以李崇為荊州刺史崇將之鎮敕發陝秦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魏朝從之崇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

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乂之徙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為夷夏之民相聚為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

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

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

分郡縣為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

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

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為内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彊

暴自息矣魏主不聽

隋煬帝時所在盜起齊郡王簿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

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渤海孫宣雅各聚衆攻

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歲賊戰望風沮敗惟齊郡丞張須陁得士衆心勇決善戰將郡兵擊王薄大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兵須陁帥步騎二萬擊之賊衆大敗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掩至城下須陁未暇集兵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卻須陁督衆擊之敗走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海大掠而去須陁謂官屬曰賊恃其

强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簡精兵倍道進
擊大破之歴城羅士信年十四從須陁擊賊於濰水上
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陳前剌殺數人斬一人首擲空中
以矟承之揭以畧陳賊徒愕眙莫敢近須陁因引兵奮
擊賊衆大潰須陁嘆賞引至左右每戰須陁先登
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張須陁列營逼之
孝友窘廹出降須陁威振東夏以功遷通守領河南道
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

祝阿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烟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

郡盜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賁中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七百餘戰未嘗負敗至是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據永濟渠為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旣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為怯屢逼其營詈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一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輜重金稱引還義

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擒殺之詔以善會為清河通守時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拒絢詐為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願為前驅自效絢引兵隨之至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

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歳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斬之其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以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散兵葬死者為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羣盜得隋官

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兵至十餘萬人內史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有告敗求救者皆不以聞或抶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帝皆弗之知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嘆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虞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

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藴職典樞要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多言少致發兵不多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討有司詰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言不實左遷大理司直

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傜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

海内升平路不拾遺外户不閉商旅野宿焉
高宗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元忠閲赤縣獄得盗一
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乗驛以從與共
食宿託以詰盗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太后時始安獠歐陽倩擁衆數萬攻陷州縣思得良吏以
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制以懷古為
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
福倩等迎降且言為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

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欵附嶺外悉定

穆宗時容管奏破黄少卿萬餘衆拔營柵三十六時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嶺外熟知黄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縳以致怨恨遂攻

刼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争獻謀計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假

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為選擇有威信者為經略使苟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穆宗不能用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呴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

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蹴蹜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潁凛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闗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

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輙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别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

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
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
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
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
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
白居易去盜賊對　臣聞聖王之去盜賊也有二道焉
始則舉有德選有能使教化大行姦宄者去次又安其
業厚其生使廉耻大興貪暴者息故舜舉皐陶不仁者

遠晉用士會盜奔於秦此舉德選能之效也咸康阜其俗禮讓興行文景富其人盜賊衰息此安業厚生之驗也由是觀之則俗之貪廉盜人有無繫於人之勞逸吏之賢否也方今科禁雖嚴桴鼓未靜敓數時聞於道路穿窬者或縱於鄉閭無乃陛下之人有多窮困凍餒者乎無乃陛下之吏有非循良明白者乎伏惟陛下大推愛人之誠廣諭稱善之旨厚其生業使俗知恥格舉其賢德使國無倖人自然廉讓風行姦濫日息則重門罕

閭於擊柝外户庶見於不扃者矣

文宗以崔鄲為鄂岳觀察使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荆漢之會土多羣盜剽行舟無老幼必盡殺乃已鄲至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歲中悉誅之鄲在陝以寛仁為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鄲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慓狡為奸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宣宗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廹於饑寒盜弄陛下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曰令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耻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聞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

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王贄弘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

懿宗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至是王仙芝聚衆數千人起於長垣王寃句人黄巢善騎射喜任俠麄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衆應之攻剽州縣民之困於重歛者爭歸之數月之間

衆至數萬　王仙芝攻蘄州王鐐在賊中為仙芝以書說刺史裴渥渥與仙芝約歛兵不戰許為之奏官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黄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朞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遣中使以告身即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黄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

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諠譟不已仙芝

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

廬舍渥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鐐為賊所拘賊乃分其軍

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

去

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恠之安潛曰盜

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為令窮覈則應坐者衆捜捕則徒

為煩擾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牓其上曰有能

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為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牓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咼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内遂無一人之盜

宋太宗以王晏有拒北漢之功其鄉里在滕縣徙晏為

武寧節度使晏少時嘗為羣盜至鎮悉召故黨賄之金帛鞍馬謂曰吾鄉素名多盜昔吾與諸君皆嘗為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為我語之使勿復為為者吾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肅徐州人請為之立衣錦碑許之

寶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

盜累其一村一户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脱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它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太宗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横剽掠餘寇勢復張大張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

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有諜訴者詠灼見情偽立為判决人皆厭服其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陜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劉敞患盜論　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衣食不足

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也一源慢則探囊發篋而為盜矣二源慢則操兵刃刧良民而為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畧百姓而為盜矣此所謂盜有源也豈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龠也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為止者非不畏死念無以生以謂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

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劒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應募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生以謂為民乃甚苦為盜乃甚逸也然其盜非其自欲為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為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耻夙加其心彼惟恐不得齒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勸則雖煩直指之使重督捕之科固未有益也令有司本源之不恤而倚辦於牧守此乃臧文仲

所以辭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修者牧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沉命之敝殆復起矣若乃尚摘發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絶姦而欲雍因以見殺於晉故仲尼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盍亦反其本而已矣爰自元昊犯邊中國頗多

盜山東尤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能盡得於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輒得者長吏坐之欲重其罪予以謂未盡於防故作此論

岳飛奉命討楊么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黄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

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黄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𤫊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

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賊衆

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投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浚嘆曰岳

俟神筭也黄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詰浚降湖湘
巻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
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云
元成宗時御史臺臣言内地盜賊衆多乞立條
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强
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
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時山東東西道
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

歲凶誘之天時宜且勿論如軍旅不息工役游興厚斂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强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縲緤暮即行刼旣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旣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南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定亂十三則

唐代宗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内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為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郭子儀聞虜逼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之虜攻之不克

及還又攻之不克遂逭晞在邠州縱士卒為暴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侯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壊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躄者一人馳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縱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

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旦俱至孝德所謝

僕固懷恩之南冦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進攻靈州懷恩遽歸夜襲文達大破之文達將餘衆歸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

求旌節且陰召李懐光將達奚小俊為援德宗謂李泌曰若蒲陜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絶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為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陜城三面懸絶攻之未可以歳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令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顧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陜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陜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遷延必不能入上乃許之泌見陜州將吏在長

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伍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矣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

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留汝餘生汝為我齎服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于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奏巳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必使誅之泌不得巳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

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狥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

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捉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

李晟初至鳳翔涇原節度使田希鑒遣使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邉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

父事晟晟謂之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别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元載以土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

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内地租税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為然徙璘為涇原節度使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叚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久羇旅數遷徙勞弊怨誹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輙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令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

夕火果發秀實命中軍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曰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從者族流言者刑遂從於涇

馬璘疾亟以行軍司馬叚秀實知節度使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頔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泣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

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遠近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

後梁吳宿衛將馬謙李球刼吳王登樓發庫兵討徐知訓知訓將出走嚴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棄衆自去衆將何依知訓乃止謙等陳於天興門外諸道副都統朱瑾自潤州至視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外衆舉手大呼亂

兵皆潰擒謙球斬之
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均
王遣捉生都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戍楊劉其夕復
自水門入大譟縱火剽掠攻建國門均王登樓拒戰龍
驤四軍都指揮使杜晏球以五百騎屯毬場見賊無甲
冑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俄而賊潰走均王見騎兵擊
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誰為亂首晏球曰亂者惟李
霸一軍餘軍不動陛下但帥控鶴守宫城遲明臣必破

之既而晏球討亂者闔營皆族之以功除單州刺史

宋仁宗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為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歐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

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於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於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理宗時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刼掠蜀人苦之余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為沸

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之曰儒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以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

元世祖時西北諸王閫納延反多從之者帝以為憂宿衛士阿實克巴哈曰莫若先撫安諸王

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為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延曰大王聞納延反邪曰聞之大王知納延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納延外應今納延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延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帝遂議親討之以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既而納延之黨金嘉努塔布岱擁衆號十萬進

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納延堅壁不出司農卿帖格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床坐帖格進酒塔布岱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伊實特穆爾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

折奸八則

晉文公既定周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

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猶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

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
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
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
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
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
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

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漢高后立諸吕為三王擅權用事朱虚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虚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

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吕后黙然頃之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劒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吕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

劉氏為益彊

晉明帝時郗鑒鎮合肥王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彦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

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狄邪鑒曰擬人必於其倫彦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狄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靦顔天壤邪茍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譖毁日至鑒舉止自

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敦

唐魚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論議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閤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

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以廷湊為成德節度使以兵部侍郎韓愈為宣慰使韓愈既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

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其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為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

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以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

後梁時淮南張顥徐温專制軍政弘農威王楊渥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弑王分其地以臣於梁顥遣其黨紀祥等弑王於寢室詐云暴薨顥集將吏於府庭夾道及庭中堂上皆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顥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顥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啟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代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

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為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神中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為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殂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詞旨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既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即横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懾今日對顥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

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凡事之

宋張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九成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為刑部侍郎會金人議和九成言於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為異議特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者高宗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

問罪四則

漢楚久相持未决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饟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刼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塜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

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幷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

乘勝於漢

武帝年長老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燕王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怨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大

臣請遣宗正與大中大夫公户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曰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寛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户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内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

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寛王令天子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寛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

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

漢將弓高侯穨當遺膠西王卬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

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

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

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

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

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

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

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

唐僖宗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

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遣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林之開毀王鐸僨軍之將崔安潛在蜀貪黷豈二儒士能戢強兵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臣但慮冦生東土劉氏復興即軹道之災豈獨往日今賢才在

野憸人滿朝致陛下為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綰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言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為太尉以為不用如何為用乎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冦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謝

玄破苻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又謂宗廟焚燒園陵開毀龜玉毀櫝誰之過與姦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卿尚不能縛黄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為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况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隳陵朕雖冲人安得輕侮駢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絶

不受叛人七則

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内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

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
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
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
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
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
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
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
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

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

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皡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

謂之窮竒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冐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賔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竒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賔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莒大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夫莒大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大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

求自逦為我流之於夷令日必通無逆命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臧竊寶者為軌用軌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臧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

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

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

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

唐文宗時李德裕簡蜀兵羸弱者去四千餘人復募少壯者千人募北兵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所作兵器無不堅利至是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凉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

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高麗將趙位寵以四十餘城叛附金金主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為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伏誅

經濟類編卷五十九